

譜

T5748/3147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鐸

一
二

乾隆壬子仲冬新鐫

比白
三言
金鑿

本衙藏板

錄

莊生放達秋悲子蹄一屈子
結夏女蘿山鬼能為高且
義終非重之友之書至若于
寶搜神齊諧志恠更馳情
乎幻渺楚兒涉葦於然唐
蕢渙大兒夙負異才近耽詩

業發菩提心而度世運廣長
舌以指迷言則白傅談詩老
龜六春妙解事別道元畫
壁湏異畫樂飯休有禪人
心無慚名教蘊初遊官海
托名山絕死繫身回方為共

班於一室仔雅素腴暖啓巾
箱間詣徑帷偷翹枕篔簹
預元亭之秘畫窺鄴架之
崇嗟乎股肱武之明經諾皋垂
記董仲舒之嗜學繁露名篇
惟倚屢於真源如扶耨乎大

惟文沛安作事豈無稽僕鞅
掌於簿書亦五粒翔兒園之
冊君主持夾講席借六經織
血網之詞
昔軋隆室先大淵獻相月允望
官思弟韓蘄謹序

予秉鐸初昌興 蒙漁
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
鐸以無聲為澤 而蒙漁
以有聲為鐸予之鐸以
鐸為鐸 而蒙漁以不鐸
為鐸 蓋予不善鐸而蒙

漁以罾入鐸故聽其鐸
者但覺其生罾聽其生罾
并不受其鐸也雖然天
下大矣澤且不終通徇
何況於罾予曰干初甚
事夢漁曰舍我其誰予

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
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
畢竟於意云何賞漁曰
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
與人同善罾耶鐸耶

其夢漁之苦心耶予乃
退藏其鐸而夢漁之鐸
鐸以鳴時乾隆二年秋
仲下浣星岩愚弟殷傑

昔王子猷之邀桓野識其藝而未見
其人張茂先之接陸機交其兄而
因知吾弟差池鳳翥雖震聲於
十年迢遞鴻飛宛接音塵于一室
嘗景斯風期諸哲士豈知今日屬在
同人

足下金谷風情，碧山才藻，行玉屑，
纍珠穿粉黛，煙花江學士，則六
朝才子，銀箏檀板，柳郎中，乃一代
詞人，枉辱記存，屢登郵簡，停雲零
雨，輒深寤寐之思，霽月光風，偏軫
阻修之款，何因來价，遠歷長途，敬誦

新編，頓開積抱，搜神說鬼，雖同贅
宓之諧，振曠發聾，不減適人之鐸，袒
乘輅始蒞，鞅掌維繁，仰希陶侃，得
陽府無虛日，竊嘆班超，定遠髭弓餘
霜，未了浮名，有妨大雅，
足下青矜，座滿學授，淹中紫氣，宵

浮經傳棘下，偶以訂頑之義。我托諸志
怪之書。

君豈妄言，吾當敬聽。慨羈宦於投書
渚上，深慙老矣無能。望瑤華於對
石村邊，時冀惠而好我。

蘭泉弟王昶書於豫章官舍

漢儒經學，不尚卮詞。自子雲解嘲，孟
堅賓戲，漸開譁浪。魏晉而下，文蕪道
襍，語林笑林，世說俗說，家各成書。何
法盛等奉勅脩史，多所採錄。識者譏
之，蓋史貴鐸而不諧，而說部書則諧
而不鐸也。予與
賓漁大兄共筆硯者，垂二十年。知其
湛深經術，偶以餘緒，溢為外編，而標

其名曰諧鐸，殆得史氏勸懲之旨，而不屑自儆。於魏晉禠書者，夫西京聲悅尚壓騷壇，南部烟花且傳廢閣。此書一出，當不僅貴洛紙而織蠻衣也。予雖謏陋，尚能與天下人寶之。

湘舲愚弟錢榮拜題

諧鐸卷一目錄

卷二目錄

狐媚

屏角相郎

虎癡

筆頭滅壽

雞談

討貓檄

獼祭

祭蠹文

蟻封

隔牖談詩

龜鑑

垂簾論曲

兕孕

考牌逐腐鬼

雉媒

妙畫代良醫

諧鐸卷一

吳門沈起鳳桐威



狐媚

平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甯生者性狷介日濡於書
因暑月懊悶假園亭以憩友勸阻之甯笑曰是何傷
狐所挾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
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書媚術雖工遇我亦不售矣
友漫應而去飯後卧北窻下見女子從屏後出竊心
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驟然曰名教中自有

樂地是兒獨學寡聞將爲勤學死甯起叱曰騷野狐
曳尾遁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
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爲譏議甯曰
憑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在哉
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綏綏龐
龐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
遭羑里之囚散宜生訪先人於敝廬脫青翰以解之
赫赫宗功垂諸史冊子何未之深考甯曰是誠有之
但汝輩篝燈弄調卧榻宣淫終非善類女曰死則正

邱大聖猶羨其仁穴則知兩漢儒尚欽其智况有形
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也汝誠讀書而未
得其解耳甯凝想久之肅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爲
不足齒之儉今聞高論願爲書友女笑諾之晨塗暝
寫日共投籬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
章作何解甯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受
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
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
甯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

眸斜睇杏靨微紅。寤魂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諸易。女隨手占得未濟。寤曰。未濟征凶。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濡尾。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何害。寤惑之。自此遂同寢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寤百方自諱。入夜。女來。寤以病告。女曰。君著書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寤深以為然。遂損棄丹鉛。日與女團坐一室。又匝月。病體益深。沉綿床褥。友復過之。寤漸吐其實。友嘆曰。君中媚人之

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竊君子之行。陰播小人之譎。擇所好而投之。媚之術愈變。而媚之毒愈長矣。寤懼然悔悟。友急喚輿入。星夜昇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寤病瘵死。遺書散佚。後不可考。

鐸曰。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亦是我輩大罪過處。

虎癡

秦川女子霍小嫵。有殊色。父與豪右某爭田畝。以他

言部卷一
事誣諸官竟斃於獄。毋痛哭曰：家無男子，誰爲父復讎者？恐白骨冤埋，終作千秋黑獄矣。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髻齒稚齒，不能作趙家娥，有得讎人而殺之者，兒願執箕帚事之。毋鑒其誠，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壽，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嚙喉而斃。毋女方額手慶，忽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毋女變色却走，虎徘徊瞻眺，殊無惡意。毋闔扉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耶？虎頷之。毋曰：蒙君狹義，空我前讎，兒當毋女定當集其花頂禮，用酬大

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爲？虎怒目而視，似憎其爽約者。毋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寢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儷？况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壻爲活，汝爲地下人報怨，獨不爲未亡人施德乎？謹陳衷曲，乞賜矜全。虎聞其語，神彫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衮裯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志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

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納。女乃導虎入帷，營菟裘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盥次側目偷窺，夜俟女卸裝登床就寢，始伏於床下。竟夕不寐，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啣鹿脯以進，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歡躍如初。女習以爲常，而母氏因年邁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遇虎禮貌亦衰。虎一夕竟去，毋欲爲擇壻。女曰：背德不祥，負恩非福。况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執不允。後女以鬱疾死，停

屍草上，虎忽嗥哭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繼埋玉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啣山果以奠。越三載，如一日。毋貧乏，不能自活。虎猶曰：取山獐野兔存卹其家云。

鐸曰：有情癡者必無傲骨，虎而癡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癡而能激是爲真傲，傲而能癡是爲真癡。

雞談

吳郡婁門外雞坡，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

爲業有祝翁者。豢雌雄兩頭。一夕聞墻下喧啾不已。怪而聽之。聞雄者曰。爾我豢主人豢養數米而食。鑿垣而棲。有何不樂。而膠膠膊膊。終夕絮聒。雌者曰。我怪汝喜則宛頸。憚則斷尾。全無一點丈夫氣。而猶絳冠金距。驕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雄者曰。夫不雄飛。妻終雌伏。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雌者曰。堂上爭蟲。籠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誰。况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汝惟與宋處宗輩作窻下清談。否則溝畔塗膏。鏡中學舞。恐曹阿瞞棄之不

情。尙得牛刀一試。冀他年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真所謂。但知雌守。未覩雄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鳴驚人耳。祖逖聞我而着先鞭。燕丹效我而脫音禍。至於齊宮驚夢。用佐賢名。楚子乘車。不愆兵法。音功偉烈。炳耀千秋。此田饒以夜不失時。尊示爲五德之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爲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雌。自今以後。請先子而鳴。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隨其後矣。陰乘陽位。非以獲福。實階之禍耳。雌者曰。爾勿言。我先聲一奪。當使望

言金文一
氣者尙求其雌而天下群雄聞風却步矣雄者竦然而退自此雌者無夕不鳴家人以爲不祥殺而烹之祝翁嘆曰翰音登天何可長也况其位之不當乎羅於凶也宜矣

鐸曰太元經有云雌雞晨鳴雄雞宛頸陽衰陰盛其積漸使然耶願天下處閨房者持子雄辯壓彼雌風毋柔聲下氣養同木雞也

獺祭

大江之濱有靈物焉其名曰獺一日遊於北岬遇林

名

中之鵲集於磐石相聚而語鵲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雀之見我者往往曉音駭翼電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濠上能聚族而殲否獺曰魚之畏我猶雀之畏君耳豈盡惡生樂死而願入枯魚之肆者鵲曰吾聞君毆之使去復招之使來揆何神術而能若此獺曰世傳我別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虎有鉤爪犀有駭角狐有媚珠狸有脆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使予角者去其齒予翼者兩其足肯令我輩添牙益爪窮兩間之物類乎哉

鸕曰然則奈何。獺曰我所以毆之復來者因取之時未嘗過戕其類坐而逸獲若出於不覺也者彼以爲無患而過我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縱欲貪故賂之說也。鸕曰君言是矣但鳥之狡有甚於魚者魚性最馴不過隨波逐流而已鳥之中如鳩以婦守雁以奴巡杜鵑以倒掛而善防鸚鵡以能言而巧避他如雀常入幕燕必處堂鴿依佛塔之鈴烏傍質胎之種種機心弋人何慕一時決起於前不於此時盡掩其群而縱之遠逝不亦悔之晚乎。獺曰君

之志則大矣然何如留無盡之藏爲他日厲鑿地乎言未已百鳥橫空而來鸕攫得四五頭餘皆竄入林中鸕意不能舍奮翼逐之適射生兒潛伺於側伏機一發鵠先貫項而死獺哀其愚設祭於江之北岍招魂而告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惟我與爾以殺爲田廉則寡取貪則同捐何子不悟賈恨重泉吾今輟業灌手江邊寧榜其腹勿喪其元貪人敗類自古皆然凡百君子請視此鸕

鐸曰聚族而殲鸕則毒矣而欲貪故廉獺之陰謀更

言金卷一
毒也。乃天獨報於鸚而不報於獺。豈咒魚入鉢佛門所不禁耶。亦江頭懺悔之功也。

蟻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賈老者業此三十餘年。家小泰買竈下婢生一子。名孝廉。褚紹袁笑之。褚善譚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賈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褚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螞蟻將軍。螢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

况道在螞蟻。蒙莊羨之所望。蟻子時術之耳。賈不知其戲。述孝廉語。誇示同儕。舉手賀曰。淳于棼。燒到指頭。香帶挈百萬螞蟻。一齊升天矣。賈大喜。日以封翁自負。兇性憨。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問曰。令郎讀左傳否。賈曰。左傳已熟。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兇年二十。頑鈍如初。賈恐前言不驗。復質諸褚。褚笑曰。雖有貴命。何其速也。蟻五年而黑。十年而赤。三十年而白。是有定數。子姑待之。賈唯唯。後兒日荒於賭。漸至廢學。

會八旬壽誕衆客登堂稱祝褚亦在座賈復理前說褚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賈問何銜曰中人科中人陞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衆客闕堂子亦匿笑褚曰汝他年得叨父蔭不作茶館大使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

鐸曰吳人誚官卑者曰螻蟻大前程然畢竟前程亦從螻蟻上來也豈必西京記中勢通館閣南柯夢裏貴塚侯王始識前言之非戲哉賈老之不驗殆所謂

蟻慕羊肉羊肉不慕蟻耳漆園吏之言更刻於褚子

龜鑑

九江某以風鑑起家求田問舍富甲一郡同業者爭謁之叩其挾何妙訣而所授輒利適堵下龜斃而來某指而笑曰是吾師也汝等問計於我不如問計於龜同業者詢其故曰吾所挾以遊世者皆此物之教也同業者曰相法與龜法若是班乎曰非相法之班於龜也風鑑一道行之最難必現龜身而說法耳衆請竟其說曰我等挾術以游不借大人先生之力

言金卷一
何能到處逢迎某翰林某閣部餽其家奴納交門下
此名靠背硬蓋龜之恃以衛身者全在此錚錚鐵背
耳龜八門最難朱門高檻誤趨則蹶我錯得三尺薦
函一行名帖以作先容此名趁脚進得門而入無傾
跌之虞矣其八門也趾高氣揚固爲貴人所惡脅肩
諂笑亦爲僕輩所輕必蹣跚徐步厚重不佻如龜之
曳於塗者此名扯架子前果後獵左俯右若皆龜之
體也繼而談相偶然適中則學龜之昂頭掉尾自鳴
得意此名軟火團使會其意者知相法旣神酬儀宜

倍如言不中款則學龜之卷尾縮頭悄然而遁此名
便好休有慕我名者且留作後圖再高聲價他如客
寓不必求寬如龜之入洞即可藏身旅飯不必茹葷
如龜之伏土便能果腹龜俯者有靈遇忌我者必鞠
躬龜寢者無息遇罵我者且忍氣結二十八宿之黨
用七十二鑽之技六眸盡瞎四足猶忙由是龜窟反
爲金穴而風鑑之道行矣此吾所以悟道於龜者也
爾等盍以龜鑑衆齊聲嘆服而堵下龜仍蹙蹙而去
鐸曰嘗讀史記龜策傳而知南辰北斗之說爲卜者

言之而相者不與焉。廼此君悟道於龜，豈李固足履
龜文，李嶠耳傳龜息，亦相經所載者乎？舍我靈龜，何
以相天下士。

鬼孕

俗傳妾童爲鬼，不知始於何時。襄陽韋生，豪族也。寵
姬四人，分四院以居。後眷一童，名粲兒，終年不履內
院。日與粲兒坐書室，調笑爲樂。又得仇十洲所畫左
風懷秘戲，按譜行雲，照圖作雨。後庭花滿，視溫柔鄉
不在釵叢中矣。西院姬名阿紫，美而黠，與粲兒通而

韋不知也。一日，韋他出，阿紫出簾下，招粲兒私語曰：
自與君接後，紅潮不至者百日矣。主人經年不御，備
一旦臨薦，諸婢子持我短長，寧仰藥以求死耳。子盍
爲我計。粲兒曰：我籌之熟矣，斷不誤卿。亡何，韋自外
歸，與粲兒共朝膳。甫一舉箸，顰眉捧腹，忽作嘔逆狀。
韋急起擁之，曰：昨晚花陰露坐，脫卿半臂，以致寒侵。
玉骨耶。粲兒曰：非也。自崇君家雅愛，懷娠者三月餘
矣。韋大駭，繼而笑曰：雄雞抱卵，牡馬生駒，今古未聞。
子勿以此相戲。粲兒曰：君不知耶。我見君中年乏嗣，

而又棄彼膏壤耕我石田何日芝生蘭茁因私禱諸
海棠祠下願得轉男作女爲君延一綫之桃今果神
明鑒察早晚爲君抱子而猶以我言爲戲乎韋大喜
拍背而語曰不入兔穴焉得兔子從此守株而待不
必更營二窟矣由是日復一日將及阿紫分娩之期
紫兒曰生兒外寢殊不雅觀乞移我於內室韋商諸
他姬皆負氣不允時阿紫托疾卧繡榻中招韋與語
曰自君貪戀頑童三年不踐閨闈今急而求之無怪
渠不應也如欲居我西院君必裹足如前無許往來

蹂躪俟彼免身後遣事可也韋笑曰汝擴我作門外
漢意欲藏盜於室乎阿紫曰彼弁而釵者直可認作
姊妹行耳君如見疑我亦何必瑣瑣韋出與紫兒語
紫兒曰此善策也男兒生產本駭聽聞今移我於西
院一旦臨盆假言是紫娘所出不至紛騰物議貽後
日佳兒之玷韋亦拍掌稱善遂移紫兒於西院自乃
獨宿外廂一夕傳言紫兒腹痛大作急喚家人往招
收產而呱呱一聲房內誕麟兒矣越半月紫兒綳嬰
孩而出視其儀容與紫兒酷肖呼之曰似娘兒而不

知實似其父也。因粲兒無乳，囑阿紫以米汁飼之。而終日乳香噴溢，韋亦不詰其所自來。一切環繞繡幕，皆取給於阿紫。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抱入閣中，百方調護。韋以爲不好，轉羨其賢。嘗戲謂粲兒曰：「鬼生鳥覆，其處兒之福也。粲兒亦戲曰：「撲朔迷離，雌雄莫辨。君亦顧兔而未能相鳥者矣。後韋以淫慾無節，中道而殞。諸姬星散，粲兒與阿紫竟成夫婦。俟兒成立，收其遺產，遷居冠蓋里，稱富室焉。」

鐸曰：男子後庭生青，天下可廢婦人。俞華麗乃戲言。

耳患者以戲爲真，卒至兔窟。初成鸞巢，盡覆舐豪而孕。實忘蹄者成其狡也。慎子曰：積兔於市，過而不視，其齊家之微義乎。花下卯宮草間兔種，怪父兮生我，談踐其形，學母也。天只別通其竅，將乾代濕，化臭爲奇。失肩背於當場，貼腹心於暗室。海底奮探珠之爪，翻則爲雲；腦後下刺繡之鍼，覆堪作雨。於是好龍狎客，鑽季狂徒，玩雅子於股間，屈英雄於膝下。偷開寶庫，虛張陽貨之弓；巧借南風，直送滕王之閣。始則拾人餘唾，鑿鳥道以塗紆；繼且困我核心，穿魚腸而

用透差異女兒浦口橫決紅潮正喜童子塲中倒塞
赤幟深入不毛之地幾忘傷股之凶歷黃花谷之路
難懼黑松林之樹倒振篙而去漁父出桃源洞平摩
頂而來居士聞木樨香否而且華元棄甲攪亂于思
葦老閉關卽當禿箭迴看鴻溝水溢難尋厠上茅公
忙將秘篋符偷權代床頭陳媽真貽羞於牛後亦見
嫉於蛾眉嗟乎白面郎君袞袞穿禪之蝨黑髻公子
紛紛帶刺之蜂妾婦道窮男兒氣喪所望鞠躬而退
出窮袴下車中無復背道而馳等牽船於岸上服上

刑則斷其雞尾敢效被底鴛鴦從未減則却彼蒸豚
任泣河中魴鯉蓋因小人難養况兼女子身來須知
鑿井徒勞還是耕田計穩毋使艾蠶入室盜我粳豬
以至狡兔突圍牽其犬子前車可鑒早隄防東閣之
奸後戶難開莫輕啓北門之鑰

雜俎

太原穆翁家鳥爲業七十而鰥慨然作求凰之想而
百計央媒無一報命敦促之人笑曰乘龍嬌客盡擇
英年今髮欲黑而君反白面欲白而君反黑是誰以

繡閣嬌姿侍老壽翁杖履耶翁大志取籠中鳥盡放
之負氣出游一日窺叢谷間四圍蒼莽無可問塗忽
有白雉矯翼而飛投山南而去翁跡之山盡處倏有
村落槐陰葱蒨中亞字墻垣連亘百步左側園扉洞
開翁疑爲大家宅第不敢通謁潛身而入有四女子
笑語而來曰今日天氣晴佳盍一作踏竿之戲牽紅
攀綠連次而登一女子着退紅衫綠袷翠袖背花不
語衆曰阿鶯癡耶昨桑夫人作燈花卜一頭四蔬謂
我等今日必有奇遇然風流嘉會彼此同之汝何先

爲癡想正嘲笑間瞥見翁藏身花下譁然曰紅鸞未
照南極星犯花宮矣翁初入叙叢心搖目眩欲自陳
踪跡又拙於語言但倚花呆立撫弄白髭而已內侍
言桑夫人來四女子捨翁環立夫人問曰嬌客來平
衆曰那有嬌客只有老物夫人指翁笑曰此卽汝等
婿也三女子不顧而唾迴身盡散獨阿鶯依依夫人
肘下夫人曰鶯兒頗有慧心勿學癡婢子以貌取人
與人拘氣因邀翁入內室笑謂翁曰若輩少異氏之
苗裔也瓊尾流離鷺寄於此與足下夙有機緣故占

言金卷一
三
鵲喜稱附鸞爰願足下勿以鳩盤爲醜而且作待闕
鴛鴦也翁唯唯於是鳳頭燈照鴨舌香燒孔雀屏前
與阿鶯明成嘉禮三女子伏屏底以窺啗啗匿笑曰
好箇鸞鷹佳婿絕似袁家卽揀得碧鸛雀耳明日夫
人出紫椹丸一合付阿鶯贈翁翁啖之三日而盡不
半月面黑者盡白髮白者盡黑頰下鬚亦墮落無遺
攬鏡一照髣髴三五少年時也三女子聞之攜酒稱
賀綵衣翩若軟語鈎輶叩其名始知長爲鵲孃次翠
孃三燕孃燕孃體最佻好張襲袖作迴風舞又或故

作欲斜投人懷裏翠孃亦時拂衣桁以逗引之鵲孃
稍矜重而綠酒迷心亦復戲彈脂血倒掛蓮鈎天態
游詞百般交作翁方新負少年左偎右抱幾欲先美
大姨後美小姨鶯孃意不能堪指翁而詰之曰汝初
得斷臍續脛遂欲一箭雙鵞耶三女子亦作色曰半
箇月新婦子便學作護窠雞豈我輩鴟鴞遂毀爾家
室平鶯孃拂袖而起曰始則唾之繼則餌之眞烏合
之衆也我不能食倉庚爰爲爾箝解妬燕孃曰汝勿
美如簧之舌我涎涎翹尾張公子且曾見慣肯借鄰

烏覓華胥之夢哉。翠嬈曰：醋娘子亦太作喬姊妹間，不過作蘭若之戲耳。鵲嬈曰：渠既自啄其肉，我等不如歸去，曳其袖悻悻欲去。而夫人卒至曰：汝等皆不整羽毛者也。嫌老則獨讓鸞棲，愛少則競圖鳩占。本應成同鸚鵡，姑念孟家鴻案，其有前緣。鶯兒且拘寬作德，釋怨同歡。自今伊始，弋雁翱翔，毋得再生詭啄。三女子雀躍而前，齊聲謝過。夫人亦去，競酌酒爲鶯嬈陪禮。笑曰：我等鴉嘴撩人，幸妹子無忘鳳諾。鶯嬈亦曰：但得阿姊始終翼覆，妹何敢獨效于飛也。翁聞

其言格聲一笑。衆曰：汝圖一箭雙鵰，今得一衾四鳳，恐水中鵝鵝啖不慣，幾許天鵝肉耳。自此日則比翼夜則交頸，四女子從無間言。忽一日，夫人失色而來，曰：大樹傾矣，速遣。即回，四人握手嬌啼，不忍遽別。夫人遣素衣婢促之，鶯嬈曰：寧同萬死碎羽翼，不忍雲間兩分張。真我今日之謂也。翁亦戀戀不行。婢曰：我送君來，還送君去，強留無益。恐同被覆巢之禍耳，不得已垂滄而別。出門數武，迺見宅第全墟，但見桑樹一株垂陰，半畝有伐木者，執斧其下。四鳥集桑樹間。

言金卷一
哀鳴悲噪方欲詰諸其婢轉瞬化為白雉騰空而逝
因念桑夫人之德哀諸伐木者留其株本問道而還
鐸曰如臯一躬賈妻含笑則雉之爲物專調停人閨
閑事也然牧犢子七十無妻未嘗感其雉朝飛一曲
爲之作合若穆翁者殆由開籠放鳥之德歟

○情魔書癖兩相纏縶我溫柔預我元何似語言又
字外一齋解脫野狐禪

銷磨傲骨爲情癡掉首歸來好自持冷笑丈夫嗟
下客年年畫虎買驢脂

長舌傾城可奈何由他子夜畫情歌伏雌畢竟操
刀割輪與雄雞斷尾多

昨宵有獺哭江濱楚些聲中不忍聞多少貪夫林
下葬題詩何處弔秋墳

鳳誥鸞封志未灰莫嫌村老太癡猷腰間金印懸
如斗都自南柯郡裏來

不作朱門白項烏願甘曳尾辱泥塗黑衣泰透麻
衣訣許負先生也負圖

迷離撲朔不堪題舐却雄豪且並栖狡窟營成香

閣閉可憐得兔已忘蹄

雉子斑斑翠尾張
鱉魚引到合歡堂
楚人路上如相遇
莫惜千金買鳳凰

受業洪詔恩謹題

諧鐸卷二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屏角相郎

緗瑄江陰貧家女也工詞翰兼好讀相人書決人禍福多奇中年及笄母氏將字之緗瑄曰兒相薄不宜主人中饋母誠愛我但賦小星可矣母以其言多中許之而爭聘者日踵於門母氏令從簾隙以窺俱不當意母曰癡婢眼太高若輩中寧無一有福兒即耶緗瑄曰非此之謂也母詰之淚盈盈欲下遂置不問

許溪洪生才士也愛君山之勝客於江陰聞細瑄名
登堂求聘細瑄適簞錢屏角望見之入謂毋曰堂上
客真兒偶也毋出見諾之而去繼問曰是子相若何
細瑄曰氣清骨秀非統袴中人也然大清則薄太秀
則削恐不永年耳毋愕然曰彼既不壽汝何獨有取
也細瑄泣然曰見昨攬鏡自照柳眉侵月梨靨添渦
三年後必合媾居卽相不利建寅是真短緣適合違
之不吉毋氏幸勿憂也繼而洪別營金屋擇日以禮
迎之結褵以後相得甚歡洪善繪事長牋短幅酬應

不邊甫一脫手湘瑄卽題詩其上猶記其題並頭蓮
一絕云水雲鄉裏見溫柔多少癡娃蕩畫舟江上孤
鴛勞寄語昔花飛去莫迴頭傷心之識見乎詞矣一
日坐花下折短箋作觴政有並蒂花並頭花連理花
葉底花諸名色拈得者道葩經兩句合意者酬以香
茗否則駢兩指擊腕為罰細瑄拈得並蒂花曰庶幾
夙夜妻子好合洪昵而笑曰夜合一語妙出天然真
慧心人也繼拈得並頭花洪曰宜爾室家男子之祥
湘瑄曰宜男有慶彼此同之如卿言亦復佳耳復拈

得連理花。緗瑄曰：道阻且長。春日載陽。洪曰：長春而
字連理成文，亦巧合矣。又拈得葉底花。洪曰：伐木丁
可，其香始升。緗瑄笑曰：木香固登花譜，君何以第二
字聯合。洪笑曰：此乃所謂葉底花也。已而問曰：卿前
言並蒂花，不知三百篇中尚有幾許。緗瑄曰：鴛鴦四
牡，頗如渥丹。朝宗於海，蔘蒂甘棠，想盡之矣。洪曰：我
尚有一聯，緗瑄請問其說。曰：亦孔之將，彼黍離離。緗
瑄愀然曰：花前僂倚，歡會正長，何至說着將離，倚欄
瘦立，凝眸欲涕。洪右溫言勸解，而家中催歸符至矣。

迫於父命，不獲已，草草束裝而別。緗瑄自洪之去，粧
樓長闔，粉匣都收。終日對鏡，沉吟自觀氣色。一日擲
鏡大哭，急呼母氏，爲製縗經。母曰：兒癡矣。洪家郎去
後，且無一紙病書，何以決其必死，而作此不祥之物。
緗瑄曰：以見氣色，徵之斷不爽也。母終不許，易以練
裙素服，而箇中日久，惟以眼淚洗面而已。不匝月，訃
音果至，毀容絕粒，幾不欲生。有客將洪父命，憐其少
寡，卹以數百金，勸令改適。母商諸女，緗瑄艴然曰：是
何言。我報郎於生者日短，報郎於死者日長，且我之

言金卷二
三
爲孀婦於相信之我之爲節婦亦於相信之世有面
冷如霜心寒於雪而作東風別嫁者哉客驚嘆而去
述諸洪君之父大遯之遂買舟具乘迎歸於家妯娌
間有乞其談相者緘口不道一字族中子弟知其能
詩競出素縑索句俱以病辭曰女子有才終歸無福
舊時結習讖除盡矣惟小鬟竊其題洪君遺畫傳示
其姪詔恩得二十八字曰澹紅香白滿欄干一段春
光盡裏看展向秋窓渾不似梧桐庭院十分寒此雖
吉光片羽而讀之者亦可哀其志矣

鐸曰唐書載袁天綱相岑文本曰舍人文才必振海
內而頭有生骨恐至損壽今傳此法於閨中以爲擇
婿張本短綵適合一語卓然定鑒也苟廣其術蒲癩
省寡婦賦可無忽以捐贊之恨

筆頭減壽

中州女子鄭蘭芬幼失怙母鍾愛之日令坐書塾中
牙籤錦軸縱橫滿案母常戲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但
牝而不牡耳蘭芬答曰只要馳騁詞壇猶勝劉家豚
犬也由是闈閣才名噪聞里黨嘗作錢卦曰錢利用

貞象曰錢方正位乎外圓正位乎內方圓正天地之
大義也錢有孔方焉家兒之謂也兄兄弟弟父子
子夫夫婦婦而錢運亨運亨而家道定矣象曰金自
火出錢君子以內有物而外有光初九聞有錢悔亡
象曰聞有錢來未正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
曰六二之吉順以藏也九三錢神嗃嗃悔厲吉錢奴
嗃嗃絡吝象曰錢神嗃嗃將失也錢奴嗃嗃夫家業
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積在德也九五君
子有錢勿恤吉象曰君子有錢交相愛也上九有官

威如終三象曰威如之吉後身之謂也晚香徐孝廉
載入蕉窓賸話談者豔之婢阿康性慧黠一日擷花
園亭久不至蘭芬遺其窮五見跡之知爲僕廖一所
窘復仿五子之歌作規婢書嘲之曰阿康尸位以逸
豫荒厥職同人咸貳乃盤遊無度戲於寂寞之園有
窮廖二因人弗見狎於庭厥第五見奉主命以從徯
於園之次五見大怨述主人之戒以作歌其一曰齊
家有訓人可勤不可怠勤惟家本本固家寧予視天
下愚夫愚婦一不聽予一時兩失禍豈在明不見是

圖子臨爾象慎乎若鐵索之馭六馬爲人下者奈何
弗慎其二曰訓有之內作盜荒外作淫荒甘懶嗜頑
鑽穴踰墻有一於此未有不亡其三曰惟我高堂有
此義方汝悖厥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巍巍
我主一家之尊有禮有法貽厥後人吟詩誦賦昔人
則有荒墜厥緒誨淫絕恥其五曰嗚呼急歸予懷之
悲人實誑女女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怛怛苟
悔厥過來者可追其巧思慧舌大率類是一夕坐燈
下作香粉春秋未及數行腕酥體倦伏几而寐督至

一殿上橫一金額曰六經大文章處一人晷旒端坐
儒冠者數輩校書兩隅一人捧册上曰此揚子雲擬
易上座者曰易自商瞿至田何凡歷五傳王弼主理
京房主數總未盡探其奧若輩何能妄擬且渠已屈
身新葬雖有草元奇字不足觀也又一人上曰此張
霸僞書上座者曰書自出魯壁古文不傳久矣梅賾
二十五篇略存其似張霸何人輒敢妄作又一人上
曰此東廣徵補亡詩上座者曰命義選詞亦頗不乖
詩教然魚游清沼鳥萃平林純是晉人口角何得妄

言金卷二
六
琴風雅又一人上曰此劉歆集禮上座者曰河間贖
本辨者實難考工一記明是漢儒私擬以補冬官闕
略又一人上曰此何休春秋傳略上座者曰公羊墨
守左氏膏肓殺梁痼疾直妄人說夢耳又雜陳刑魯
論非孟子等書上座者勃然怒曰擬莊反騷尙屬小
儒美筆乃割裂聖經賢傳妄肆譏彈當付拔舌獄以
彰孽報言未已一人趨座匍伏上座者曰鄭夾漈爾
欲何言逡巡而對曰康成輔翼聖經自謂有功名教
不料閩中末裔點竄經文作爲游戲奈何上座者曰

此侮聖人之言罪宜加等姑念閩閩無知折其毒藥
以贖前愆時蘭芬潛伏殿外聞其言心驚魄悸下階
一颯豁焉夢醒燈下燒其稿稿淡自懺悔後字同里
某牛嫁前二日而亡實侮聖言之報也我輩以文爲
戲能不舍旃

鐸曰酒是先生饌女爲君子儒桑花妙舌豔絕千古
然世上演牡丹亭一日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安知
非此椿公案發也吾家湘人曾作閩中月令有口脂
解凍簾衣化爲鈎衣潤溽暑粉雨時行等語亦見慧

言金卷二
心而紅箋猶濕黃土旋埋自貽伊戚夫復何尤附記
於此爲之一歎

討貓檄

門人黃之駿好讀書左圖右史等諸南面百城豢一
貓用以防鼠視其色斑斕如虎群以爲俊物置諸書
架旁終日愁卧喃喃啞啞若宣佛號或曰此念佛貓
也名曰佛奴鼠耗於室見佛奴始猶稍稍斂跡繼跳
梁失足四體墮地佛奴撫摩再四導之去嗣後衆鼠
俱無畏意成群結隊環繞於側一日踏肩登背竟啣

其鼻血涔涔不止黃生將乞刀圭以治予適過之叱
曰畜貓本以捕鼠乃不能翦除是溺職也反爲所噬
是失體也正宜執鞭箠而問之何以藥爲命生作檄
文討之予爲點定其檄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悞懦
貌托仁慈學雪衣孃之誦經冒尾君子之守矩花陰
晝懶不管翻盆竹簟宵慵由他鑿壁甚至呼朋引類
九子環麈母之官疊輩登肩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
似老僧入定不見不聞傀儡登場無聲無臭優柔寡
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凶反中磨牙之毒閻羅怕

鬼埽盡威風大將怯兵喪其紀律自甘唾面實為縱惡之尤誰生厲階盡出沽名之輩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整蔡州騾子之軍佐以牛鎗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執豕重則等於鞭羊懸諸狐首竿頭留作前車之鑒縛向麒麟棺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鬼脫

鐸曰昔萬壽寺彬師以見鼠不捕為仁群謂其誑語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為要乃食君之祿沽已之名養邑之奸為民之害知

佛奴者佛門之所必宥王法之所必誅者矣

祭蠹文

萬卷樓表叔蔣觀公藏書地也宦游於閩經年閉置後告假歸籍曝其卷帙半為蠹魚損壞因命童子搜捕盡殺乃止是夜樓中萬聲齊哭幾於達旦主人患之予適借榻松韻軒中因作文以祭曰嗚呼蠹兮秉蟲之性而不集於羶得魚之名而不躍於淵遨遊乎文章之府托翰墨以為緣爾何不學白蟻之鑽鑿與青蚨之比錢謂書香之我嗜願銅臭之長捐吾聞爾

言金卷二
祖脉望羽化登仙以詩書爲弓冶期無墜乎家傳營
書作穴耕字爲田雖食古而未化鑒其志之可憐何
期至人好事物運屯邇竟抄同乎瓜蔓忽盡族而並
殲芸窗播毒書林抱冤識召禍之有基吾請言其固
然穿經史以太鑿斷詞義而不連既毀章而裂句亦
脫簡而殘編隱微軀於藝苑肆魚肉之饕涎等斯文
之蠹賊遂獲罪於聖賢彼刀筆小吏案牘窮年竊爾
生平之一字輒舞文而弄權爾宜悔悟自省其愆非
主人之嗜殺迺孽報之在天賦草一束墨汁半船爾

其享之在此靈筵勿爲厲於龍蛇壁上待轉丸於蟻
螂糞邊筆塚纍纍卜爾長眠現田廡表爾新阡招
青蠅之帛客驅螻蟻於下泉果遊魂之無恙乘蚊背
以言旋祭畢而樓中之響寂矣
鐸曰胥吏舞文謂之衙蠹而讀書中無是名也然借
文字爲護符托詞章以獵食皆可謂之書蠹或曰此
等詞義不連之輩名曰書蠹猶厲過譽

隔闕談詩

水繪園辟疆冒氏集諸名士禊飲處今廢爲禪院和

昌胡生文水客如皋賃僧屋以居生負奇氣爲沈晉齋王西園讀前輩相器重益自喜嘗作述懷詩有我豈妄哉聊復爾臣之壯也不如人之句予適見之曰此宋元派也生氣不肯下轉以詩學源流相詰問予唯唯生慨然曰先生殆不屑教誨耶拂袖竟出予獨坐燈下半炊許暗中聞啾啾聲叱問爲誰應曰予此間地主冒巢氏也游王桐花崔黃葉陳伽陵輩魂游於此汝吳下阿蒙輒敢高持布鼓過我雷門倘一言不智定當摩之門外予曰冒先生餒魂無恙乎如不

見漢乞垂明問因大聲曰古詩以何爲宗應之曰四言以三百篇爲法而太似則剽太離則詭故東晉補笙詩未脫晉人俊語五言自西京迄當塗典午諸家各有一副真面目梁陳之際體卑質喪至唐陳伯玉輩埽除顯慶龍朔之弊獨標風格七言權輿大風柏梁泊乎魏宋名作寥寥初唐頗尙氣韻李杜出而始極其變後有作者等諸自鄒無譏可也曰近體以何爲宗應之曰陰何徐庾五律之先聲也延清雲卿揣聲赴節後來居上王孟以淡遠並轡李杜以壯麗分

鍾崔李高岑七律之正軌也賓客儀曹態濃意遠宗
風克紹浣花如鯨魚掣海青蓮如健鶴摩天至絕句
羌無故實須求味於酸鹹之外雖工部高才未傳佳
作不得謂黃河遠上蒲萄美酒獺祭者可學步也言
未竟忽厲聲高喝曰我漁洋老人論詩六十餘年以
少陵詩史爲宗何物狂生拈出司空三昧教人廢學
因笑曰公一代詩壇子秋史學何敢妄議但落鳳坡
弔麗士元此題尙宜斟酌正持論間有自稱崔不雕
者自稱陳其年者譁然縱辯予曰君王桐花之弟子

耶生前以黃葉著名然丹楓兩字辭義雷同想君生
乎傑作惟春水桃花一聯差堪與句藥語接抗衡耳
至檢討公伽陵詞集允堪退步辛蕪而梅花百首亦
止賺得雪卽捧硯未必與枝高出手寒之作同聲競
響而諸人猶紛吹不息因拍掌大笑曰冒先生相與
得一輩詩人到座撲巢一炬餓填溝壑借哉轉盼間
胡生長笑而來曰先生不屑教誨今已盡聞台命矣
蓋生欲聞予狂詭詭囑同人暗藏牖下作此狡獪技
倆耳予大笑生執贄門下面載談文之暇旁及詩賦

詞曲而其稿不甚收拾往往為友人竊去劉义酷似其師信然。

鐸曰遷孝先曾為弟子解嘲此則更同賓戲矣師任而弟子亦狂師懶而弟子亦懶狂不可學懶更不可學也先生休矣弟子勉之

水以乙未春備雨香菴居之為鍵關計菴即冒園故址也時夫子亦客雒泉水執贄門下相依兩載丙申冬挈家南來遠隔師門忽忽十有一年歲戊申夫子司鐸吾郡越兩年水自豫章歸晉謂

又明年召入學舍授以燈火坐我春風者殆無虛日暇時請觀詩文全稿并樂府套曲諸大製悉辭以散失惟檢行篋得諸鐸五十餘條出以示水卒讀之遂進而請曰先生其有救世之婆心而托於諧以自隱如古之東方曼倩其人者君亟付之梓以是為道人之徇耶比蒙許可追憶舊聞撫採近事如千條釐卷十二斯條亦係開雕時補入者記此見師翁淵源二十年如一日而水徒以家貧學業筆札依人迴首勝遊已成昨夢嗟華年之不再

愧壯歲之無聞其孤負吾師之玉成者不少之辛
亥六月二十一日受業胡文水謹誌

垂簾論曲

李秋蓉吳江徐公子寵姬也有慧性妙解音律同里
某生小有才學著傳奇挾數種誇示徐公子方談論
簡而屏後笑聲忽縱生又接拍而歌屏後益笑不可
支徐微喝曰曲子師在座理宜敬聽嘻嘻出出是何
意態口箇兒郎煞不曉事爲我設青綾步幃斥之使
去亡何有女子坐簾內請客相見生隔簾揖之問曰

君所製傳奇南曲乎北曲乎生曰近日登場劇本有
南有北日多南北合套之齣是非異曲同工何能號
稱製譜曰君知北曲異乎南者何在生曰南曲有四
聲北曲止有三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內製
曲者剖析毫芒以字配調誰不知者曰君知北曲異
于南者僅在入聲而亦知平去兩聲尙有不合者否
曰未聞也簾內者笑曰君真所謂但知其一莫知其
他者矣崇字南音曰戎而北讀爲蟲杜字南音曰渡
而北讀爲妒如此類者難更僕數且北之別於南者

言金卷二
重在去聲南曲以揭高爲法北曲透足字面但取結實揣聲應律未可混填拗折天下人嚙子生曰一韻之音亦有不同者乎曰不同其一東鐘韻而東字聲長終字聲短風字聲扁宮字聲圓其一江陽韻而江字聲潤臧字聲狹堂字聲粗將字聲細練準口訣擇其宜而施之製曲之技神矣生唯唯繼而問曰君所遵何譜曰遵大成九宮句繩字準不敢意爲損益曰所配何宮生嘿然不語簾內者曰分宮立調是製曲家第一入手處富貴纏綿則用黃鐘感嘆悲愴則用

南呂一隅三反諸可類推否則指水說炭縱審音不列而對景全乖製曲者之大病也其他南曲多連北曲多斷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少襯字北曲多襯字選詞定局自在神明於曲者若夫五音四呼收聲歸韻此歌者之事而不必求全於作者矣生大駭顧徐公子曰不意君家金屋有此妙才勝張紅紅記豆多矣言未畢一人捲簾而出視之青衣婢也曰幸得婢學夫人本領止此否則娘子軍來汝能無受降面縛平生大窘喪氣而出後公子父靈胎先生採

閨中緒論著樂府傳聲一卷行世度曲家奉爲圭臬
鐸曰考樂譜鹿鳴之詩首章戎爲蕤有爲林嘉爲應
賓爲南次章戎爲林有爲南嘉爲應賓爲黃則諸律
可以互通天下無一定宮調而度曲家必斤斤於工
尺之間豈今之樂異於古之樂歟郭遷字就調可以
恕古而不能恕今也

考牌逐腐見

姜東陳岳生築別業通橋之西工甫竣家人譁傳有

鬼陳疑其妄移榻居焉至夜見青衿者四輩結隊而
來滿口吟哦四肢俱帶腐氣一老者年約五十一四
十許其兩人十八九少年也老者曰昨緣風雨敗興
今夕大好月色盍拈題一角交藝之優劣三人曰諾
老者袖中出紙圓數枚命少年拈其一展視之蓋視
其所以全章題也懷中各出文具老者登上座四十
許人聯坐其右下一案兩少年據之四人閉目攢眉
搖頭搔耳呶呶唔唔約而時許老者笑曰今夕文機
鈍塞祇得一佳破奈何聯座者曰僕亦與翁相等老

言金卷二
者取視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人焉瘦
老者曰首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特次句尙欠包括
聯坐者請教因出已作示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
察所安而焉瘦瘦聯坐者大嘆服老者曰作文一道
毫厘千里君所以長居五等而僕儼然附四等者
實以題無剩義耳言罷意頗自負繼視兩少年竟無
一字老者曰君等英年作文宜有豪興奈何曳自如
此少年曰世間嚴刑酷罰無過作文一事我等所以
惡生樂死者謂幸逃得此難耳迺復無病自尋鴆藥

耶老者拍手大笑曰吾過矣如君言真第一安樂法
也俄見一小僮擔酒盒至少年曰枵腹談文有何意
味如此良宵不如痛飲因陳酒肴几上團坐大嚼傾
刻都盡少年捧腹笑曰此中空洞無物只合作酒囊
飯袋也四十許人曰食肉穢飯正欲使此中有料老
者曰特恐見其八而不見其出耳言已各大噉亡何
小僮歛酒具四人共訂後期醉飽而去陳始信有鬼
自此呼朋引類無夕不擾時值歲試學師遣門斗奉
憲牌下鄉傳考夜過蓮橋投止陳墅以憲牌置案上

言錄卷二
擁被竟卧四青衿譁然入座高談濶論旁若無人忽
老者趨近案頭見憲牌大驚曰催命符又至矣衆環
視之面色如死灰一少年笑曰我輩生前緣此碎心
裂膽以至奄然物化今幸作局外漢何憂鉅鹿之戰
災及壁上觀者哉老者曰君勿作太平語冥府近有
新例陽世歲考之期下令城隍司搜括鬼秀才盡赴
修文殿歲試優者受上賞劣者押入刀山獄劊剔腸
胃今迫矣可奈何少年亦色變再三求計老者曰此
原非安樂土君等欲免此難且各棄儒巾卸儒服於

地獄黑暗處埋頭項五六百年俾持牒者無可搜抽
或可脫離苦海也衆皆轉懼爲喜解衣脫帽裹負之
隨老者踉蹌遁去門斗異之明日述其事於陳陳大
快並錄憲牌一通粘諸壁上自後青衿輩竟不復至
鐸曰曳白秀才森羅殿猶防對策矧敢金門待詔耶
因知李昌谷應制玉樓惟平口嘔得心肝乃敢赴緋
衣之召耳

妙畫代良醫

鮮溪潘琬字璧人美儀容有玉樹臨風之目妻弄氏

言金卷二
艷而如潘謹守繩墨跬步不離繡園潘有別墅在濂
溪坊里庭前海棠數株每當含苞未吐之時隱度其
兩髮插戴處往向枝頭芟剪及花放折歸助粧長短
踈密適合尹嘗執花昵潘而笑曰此解語花也勞卿
手折益娥媚矣由是封海棠曰花卿而戲呼潘曰掌
花御史後潘以病瘖死尹哭之哀一日過別墅適海
棠盛開尹凭欄凝睇觸緒縈懷忽忽若迷歸而病殆
尹有族弟名慧生善繪事聞之曰此心疾也吾當以
心藥治之遂馮海棠數十本貌潘生科頭其下旁繪

妖姬五六人有拈花者有嗅花者有執花在手乞潘
生代爲摘鬢者有狎坐膝頭戲以花瓣擲生面者畫
異竟詣床頭詢姊近狀尹流涕不言慧生曰昔姊來
在時曾浼弟畫行樂圖二卷恐姊見嗔以留弟處今
已埋骨泉下諒姊見原持歸趙璧因出圖授尹尹諦
視火之面忽發頰曰薄倖郎有是事耶慧生曰姊誤
矣男兒離繡幃三尺便當跳入雲霄是非梁伯鸞誰
能謹守眉案况已往不咎聽之可也尹憤然作色曰
若是則死猶晚耳吾何惜焉慧生佯勸而退由是心

言金卷二
疾漸解不旬日霍然竟愈取其圖投之於火并督家
人各持斧鋪前往別墅盡伐去海棠之樹

鐸曰此袁倩警鄱陽王妃故智也袁思乍平茹心又
起海棠之伐與阮宣婦欲桃何異劉孝標之三同王
文穆之四畏吾知泉下人猶爲膽落

